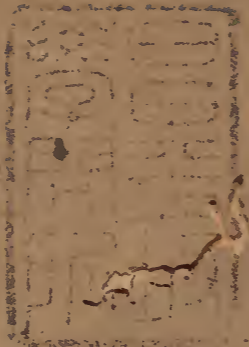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集

言行拾遺事錄
義莊規矩
鄱陽遺事錄



			三四二五	漢書門
一〇	一三	九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二五		三四二五	漢書
函		號	
七架	一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25
冊數	10	(9)
函號	315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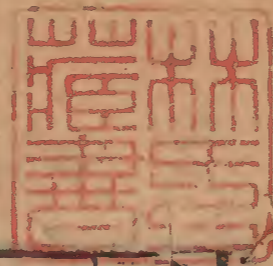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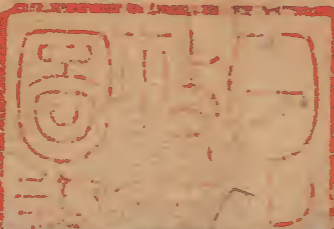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

淺草文庫

明嚴陵後學毛一鷺彙編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
 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
 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
 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
 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
 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
 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



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

今醴泉寺

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

中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顯寺僧修造遣人欲求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快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某處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伯斛堯夫時尙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

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節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爲葬之歲別爲饗祭朱氏子弟以公廕得補官者三人公旣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

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寀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寀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

經而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爲宗家惜之毋爲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云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歎伏

公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言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虺蜴之窟豈產珠珍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夢凡

十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裘經數人乃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州將出殯近郊贈歛棺槨皆未具憮然卽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鱗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鱗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固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爲記以示南
豐孝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
一字公矍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
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疑
坐頷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旣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
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托春
風管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爲經畧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
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
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
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
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某未見其可魏
公舉兵入界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遽還至半途
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
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
能從招討歸乎哀慟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
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

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兼經畧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旣而果有伏兵又奪爲大順城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爲領兵援初關輔人心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

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爲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

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爲參知政事日兗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又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爲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

下無賢不肖莫不稱之

公爲參知政事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

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已也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與相國韓公爲西帥狄武襄青隸其節下爲人器度深遠咸奇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旣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事罪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

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
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
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
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
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旣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
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
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西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

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爲此怪鬼輩壞
之也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
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修余靖王
素蔡襄並爲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
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畧曰衆賢之進如
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
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
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贖其家

錢尙書適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尙風義爲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弟孝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

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爲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爲誤述名實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卽以語公曰公共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旣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
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
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
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
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
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
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
蠹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
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

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
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
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
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參預大
政爭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
邊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
論旣退鄭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
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

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伏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藉未牽紋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

軍

石林燕語

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輒閉目不

答彥國憤惋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

魏公別錄

公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

天下之材當思近已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

人然後能周大事

沈括筆談

公與韓魏公召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某范某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公知開封府明敏通決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

長編

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某與文潞公對

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慶有警亦可以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砦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

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皆從其請

實錄

公言沿邊逐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爲又城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城軍民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二十三寨內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砦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遂安

奏議

慶曆二年南部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

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日月負犯因
依分析聞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
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
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窟則變人窟則詐古人之所
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
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
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
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
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浩

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
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

實錄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
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
擁幾蹂踐死輿至瓮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
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
至渭州初懷敏之除鄜延也范仲淹言其不知兵而
又怯懦不可遂徙涇原卒敗事

東都事畧

張亢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

始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逕請更築並邊諸柵以安
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
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亢知代
州就令總前議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
千戶歲減戍卒萬人

張亢本傳

公薦舉處士有徐復履尚高潔衍卦氣之法公過潤
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兵
日月無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由是二
人同召

東都事畧

張俞上言謂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
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群夷勿與賊結則虜首
竒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徇
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也

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
司不與救應砦主高延德為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
配遠方公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苦戰
力屈為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

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
望再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 如朝廷責
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
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
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
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
破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敗之
西夏本末

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
本義爲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
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

東都事畧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
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
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
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
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敵蕭關鳴沙之道又建
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

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帝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隳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免耳章旣上遂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歛兵不敢近塞矣

東都

事畧

石水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擅答元昊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仁

宗思其言乃以魏公與公爲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韓某范某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爲然從之

九朝通畧

仁宗嘗語張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旣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爲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爲辯其不然仁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啓國于鄧范公適守鄧州士遜還鄉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

之張鄧公傳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也

魏公別錄

原州屬羌明珠滅威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隣道公聞涇原欲襲討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卽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爲堡

鄆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葫蘆諸砦屬羌

歸服

長編

慶曆五年二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當罷其畧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謹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

補長編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參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
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請以
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院審
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臣願自
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
不可久之乃降是命

九朝通畧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
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

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賊界春煖則馬瘦人飢
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
至有他虞又言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
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
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苟
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
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
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一臂也戊午詔從仲淹所

請

宋朝通鑑

公在延州言鄜延路入界北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卽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旣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公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宋朝通鑑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遂擢元淮江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悉發

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

食長編

諫官歐陽修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號爲最曉邊事實錄

給事中參知政事王舉正爲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輔材不宜局

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出兵迎賊鬪敵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應官員候逐處軍馬到來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出兵致有輸折其本處官員並行軍法既而准樞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砦除留定防守城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覓便攻擊如敢以防守為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

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砦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尙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徃徃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砦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砦中無兵卽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為用臣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降指揮不敢

行下 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擊蕃砦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卽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剝被虜人戶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襲被西賊設伏兵更落姦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多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卽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

有疎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到邠州略示兵勢又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關中人心 奏議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贍軍田土并已分物業典賣破貨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卽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貨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遍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貨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

卽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劄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

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

威名范仲淹素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

長編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公與歐陽修爲黨歐陽公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軋德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陝西辟修掌書記修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爲避事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

通鑑

富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

談叢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爲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弊遂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各已入急遞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錢並依舊行使諸場務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創置酒務

後據百姓劉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番落蕃漢戶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權酒利今來殘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只有城中主客二百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月官自開沽在市居民更無營利之地今算出官本并官員兵士請受外只有淨利二百餘貫兼城中居民逐旋離去久遠不成州郡遂出榜并劄與麟州指揮本務據見在酒貨賣盡日住行醞造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陝西側峻瘠薄逃田地土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空

納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劄與陝府據諸縣逃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錢數並與除放今後不得抱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令公探候北界事宜公上言見各訓練選奇兵準備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北戎兵馬未放散間臣不敢便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鎬商量指揮將佐料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公言諸軍頭等遺文帖宋舊敕文應有軍頭等補署

文帖誤被水火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員勘會詣實給與公據如自失墜卽勒克長行者公言軍頭失了文帖降克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遷補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竄藏毀文帖便降克長行情實可閔以此苟且和同不敢鈐轄覺察手下兵士違犯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失去補署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卽依舊職名重給公據收掌別無因依稱去失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是典解錢物卽

於舊職名止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貴兵級安心無致誤犯

公禁義軍搔擾樞密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司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村粉壁曉示人戶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起動搔擾卽收捉赴官勘斷施行

公言天下郡邑事朝廷從之降敕署琦仲淹等奏請公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

通鑑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並爲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員監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拆王屋縣隸河南府始因參政范仲淹之請也

類苑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

長編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

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
所舉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參政范仲淹
奏請也

類苑

公奏言西人請和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
言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
陣伍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
兵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自求
內附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聖獎擢與清
班西事以來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少圖休息

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臣
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
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
間慎於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

實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
官錢兼搔擾人戶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戶各有
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爲存濟新
兵內貧窮之家卽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
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苦

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料情願將來蓋造外或買到新瓦木者估價給與解塩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蓋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乍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公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种世衡轉諸司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

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佞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本人非欲鼓激盖爲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得世衡之用

奏議及長編

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檢環州管界熟戶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支與綵絹角茶銀碗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槍銀交椅紅纓紫綾袋全錦襖子等物重立約束四件對

衆告諭尋令蕃部望闕謝恩率皆喜躍

名臣傳

公言禁青塩欲以困西賊非困賊之要却有所害會
淮安砦捉到買青塩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火隊掠
錢買塩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聲樂盖欲悅
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
若飲食失所更禁絕塩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
我師其買塩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
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

參詳青塩條貫

名臣事實

河東諸處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頗併貧困祇當
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出榜
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今日以前帶却配賣
物色或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
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
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
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稅並與放除仍劄與都轉運司
施行

陝府有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爲送納秋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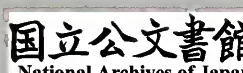
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却稅戶三百七十一戶公牒陝府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倚閣去年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戶亦於隣州送納免致逃移毀却桑產將來歸業不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

類苑

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員充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

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清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公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事人為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來覷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公慮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种世衡等勘會驚移熟戶



蕃部有未敢歸業卽便相度隣近官司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之糧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倉支給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有因修展城郭倉庫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地土去處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官司給還若無地土卽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近地段買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昭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占却園地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造城側近並無空閑官地給還公

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估到王昭瑋等合支
價錢牒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
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修營占却人戶地基却令
兌換係官空閑地土撥還却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
庫送納公言諸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
許毀人戶見宅邸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
業毀拆逐起人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兌還卽合給
還價錢買屋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雖准
轉運司指揮今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卽合同

申轉運司豈得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
遂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杖一百斷遣所有
人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

名臣事實

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頻併例各貧
困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人戶
亦自兵興以來祇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轉運司
依河東例減放人戶支移

奏議

麟府州岢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並
差主戶客戶祇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陪備破

却家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祇應不前公劄與轉運司并府州岢嵐軍據見今衙前使院人吏並仰依鎮戎軍條例支撥與係官荒閑田上仍免送納二稅租課

名臣事實

西夏曩宵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游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部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于戈未息

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

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

容齋二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

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卽引去旣而賊出艾蒿砦遂至部北平夜鬪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

東都事畧

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噉移團練使十三戶奉敕於海州住坐噉移願殺其妻子自刎死公差人往石州勾喚到噉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住公言噉移歸投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住海州安泊不惟

遠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意旨却自刑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其向化之意則皆為怨敵邊害愈深遂發遣噉移住府州與田土耕種準備緩急使喚及令招喚本族未來蕃部

公節制諸將勘會自來漢家兵馬先出只排作一陣被賊奔衝便見輪折遂牒東路朱吉任守信等候賊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放令深入即計會多著頭項衝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排布依然無功如是被賊守門出兵不得却多實索梯從城上

夜出奇兵掩擊賊砦以資勝捷如違者當行軍法施

行 西夏本末

公門客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公尹京而滕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俠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公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公佯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慙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祖何如人公

逡巡而入 東軒筆錄

公言關中民苦轉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

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
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實錄

公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即奏行
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為信凡讐已
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
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
賊馬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
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
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

為漢用

長編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
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
公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
立功公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
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
之所選徃徃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
主兵官員須令討擊不管疎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
惟聖慈念之其鄙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

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實錄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

通鑑

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

狂鮫綃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曰真仁人之言也

筆錄

宣和五年經畧宇文虛中奏故參知政事范仲淹知慶州築大順城為一路扞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環州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陽府有仲淹廟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之法乞各賜廟額詔賜廟為忠烈世衡威靖

東都事畧

此以下係監簿忠宣諸公遺事忠宣遺事極多其已見於言行錄行狀者茲不復載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

言行錄

諫受金帶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佑在延安謂韓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

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

也

談叢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畧在洛與富彥國家子游富氏引葬陳設從葬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擘而示眾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為笑已監簿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先塋爾富子歎服時始

十餘歲

過庭錄

赴官只三檐忠宣公孫直方初仕平恩主簿啓行拜

辭叔翁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於塵印跡無倦意家中不見喜愠之色至是問姪主簿曰爾行檐幾檐主簿是時新娶寔應之曰有十檐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檐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

張外醜也

過庭錄

忠宣公元祐間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傑之士忠宣公亦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忠宣公之

意非有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爲是以獎勵焉

趙挺之奏議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聞見錄

忠宣貶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

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
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
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
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
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
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
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
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

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
及將葬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
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
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
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
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
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
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
又下穎昌府取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

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禍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聞見錄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

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關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送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闈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實錄

熙寧元年司馬光登對上曰召還韓維如何光曰韓維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皆忠直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

熙寧中公知諫院言侍從官實古九卿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只主判司存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陳列其所

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加賞罰上與執政議之以為當然丙辰詔曰侍從官員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聞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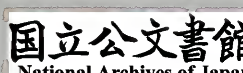
長編

忠宣嘗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上曰欲務農桑如何措置純仁曰但當修風教上曰有風教而無政事如何人肯務農桑純仁曰當擇守令上曰以何法擇守令曰當令

近臣薦舉上曰朕即位以來屢敕近臣舉士然初不知所舉之當否欲知所舉之當否當以何術曰當責

執政 長編

蘇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溫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祕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且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塩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謂武帝窮兵黷武



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
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為漢
七制之主轍果以此先帝非謗陛下親政之初進退
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
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

長編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
自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
出唐質肅與荆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背死
趙清獻唯聲苦時忠宣為諫官皆劾之言荆公志在

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
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
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
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
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
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
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
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

寵優之光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
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
餘責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
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頴昌養疾上不
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
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夢矣上與皇太后震
悼出涕

邵氏聞見錄

元祐元年呂大防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
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

近功忘其舊學富公謀身過於謀國曾公趙公依違
不斷可否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
功利遂忘素守耳

邵氏聞見錄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純仁將
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與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
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
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
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
與子曰舊帥新二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



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

程氏遺書

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矣其喜聞義如此
徽宗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盖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

子仕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

遣 長編

元祐元年詔著作郎范祖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朱勃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

薦故也 實錄

元祐八年八月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

善輔佐官家爲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
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已下皆住太皇
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事試
言九年之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
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
只爲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太
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
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
宜勿聽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

左右曰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喫一
匙社飯明年時思量老身也

長編

忠宣公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
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便與對卧數語之
外徃徃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
者

能改齋漫錄

元祐元年蘇轍言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
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備位者也伏望
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

政實錄

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可爲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人憂大屢之將傾或問游酢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亦嘗因瓘病勉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加保養以待用也

長編

范忠宣公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竟死選調朱勝非云二府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公在相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未嘗示恩意於人

本傳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嘗論奸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爲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爲之先去姦邪任忠賢唯先者爲急蔡確旣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韓縝旣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旣去乞以韓維補其闕蓋此天下大任唯天下大賢可以當之非張璪已下備位之臣所堪任也

朱公揆集

公元豐八年爲左諫議大夫司馬光以公親嫌爲言

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眾望不可以臣故防賢者進臣寧避位

九朝通畧

紹聖元年夏四月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上親臨政言者爭論垂簾時公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詔禁約并錄以進不從公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再錄詔以進且言今妄為詆訐者既多陛下

下從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庶得兩便訖不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

通鑑

東都曹生言范右丞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為樂

耶

談叢

元豐八年十月韓維言今聞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仁父子世為帥臣熟知虜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仁入朝面賜詢問庶為詳審十一月癸亥以京東轉運使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

長編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忠宣公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中書論辯得罪忠宣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公遺恩補官後死節於靖康之變

事畧

右丞純禮在政府宦者閻守忠恃寵勢傾廊廟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手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為寒心曰范君必不久居此矣右丞蓋自如也未

已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

御諱落職知許尋乞宮祠去

名臣傳

元符三年秋己亥范純禮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先是吳居厚尹京專任察視以刻深為治純禮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盡何寬之患耶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極收用葉濤范純禮王

右輩人情方少安 長編

純禮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來先在病告中書省錄黃不候參假令供職純禮批敕謂來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聳

動 東都事畧

公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

不附已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 本傳

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在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 本傳

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聞趙高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高者惟純粹可及都堂聚議呂大防亦以為莫如純粹他日樞密院又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都堂又召純



粹面諭純粹猶不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辭免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遣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曰延安雖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巖叟又與忠彥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生靈性命繫一主帥惻隱此一人不若惻隱及數十萬人也

大觀中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微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蔡

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猫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徽宗又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荅曰當用賢臣上曰賢人謂誰荅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使之遂逐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

澠水燕談

純粹元豐末爲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爲京東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卽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純粹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

受此膏血之餘耶力辭訖不納

石林燕語

章惇貶安置潭州上諭三省言惇之惡曾布方對范
純禮曰惇如丁謂不為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
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

純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
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
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謂宜修明戰守救援
之法朝廷是之

本傳

元祐中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強葭蘆浮圖朱脂四

寨又取蘭州至議分畫疆界趙尚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
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

人服

東都事畧

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
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侍
郎為帥端重有體間諜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
服焉

本傳

高遵裕攻靈州與劉昌祚爭功欲以軍法斬昌祚昌

祚憤恚成疾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叶
恐有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
不從後果敗 長編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

范文正公義莊規矩

范忠宣公奏

明嚴陵後學毛一鷺彙編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
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
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
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
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今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一不
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

勅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

范文正公義莊規矩

施受

無依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勅旨右奉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劄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押

文正位 勘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賜給宗族德澤至厚

其始定規矩雖有版榜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指置可爲永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墮廢今盡以編類刻石置於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

即臨時加折

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實支每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 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一 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 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 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 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勤陪填

一 嫁女支錢三十貫七十七陌下並准此再嫁二十貫

一 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 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 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歲以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度日諸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內量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餼糧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熟椿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勻支給或不給即先凶後吉或凶

事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糶貨椿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即至秋成日方得糶貨回換新米椿管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十七

七陌下皆准此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即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弟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斷

一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

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貫以上即每石

即支錢一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衆所知者

亦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生徒不

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

諸房量力出錢以助束脩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二相公指揮脩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保明

各具不可保明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尅除請

受謂如欠米及一分即至納米足日全給已尅

支不有情弊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脩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

謂如七人或八人同居止
共支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室
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止者

自依規
給米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脩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

長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

掌管人有欺弊者聽諸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脩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

位保明詣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脩完即拆移舍屋者

禁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

脩者聽之本位實貧乏無力脩完而屋舍疎漏實不可居者聽諸位同相視保明詣

實申文正位量支錢完補即不得乞添展舍屋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圓脩方許給給

訖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根

尋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

位候得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

指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絹錢助贍養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為口數給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保明同申 文正位本位有妨嫌者不同申雖已申而未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叅定

一諸位閑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不得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指揮脩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脩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為已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

諸位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為受理許諸位經由

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

其大觀元年七月以前已收養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

諸位覺察勿給即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脩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允賃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脩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訪窒礙

者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

年中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侍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彙奏臣不避

誅夷輒瀝誠悃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謚文正臣仲淹奮身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爲傳遠之計自慶曆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

莊贍同姓創定規矩刻之版牘以遺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尚書右僕射謚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襄邑縣日慮板牘不足久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旣無

勅條本家難爲申理必將漸致廢壞即嘗具奏乞降聖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遂得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初臣與兄弟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叅定

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鏤給板榜揭示義宅然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申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頒睿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勅厲來者增固舊規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揮并慶元二年續添脩約謹繳連在前瀆犯宸嚴臣

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

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申文

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

全房謂照本房請米曆內口數並行任罰下皆

此准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者罰掌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 祖先

之地為子孫者所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疎遠不肖子弟請過義米歸已却返蠶食於寺中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假借舟船役使人僕亞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強古常住田地布種或作園圃不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

罰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不容常住耕種者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搔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從本家經府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
 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填捺義
 莊田涇涇浜車漕種菱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
 爲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
 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
 將物貨高價亞賣顯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
 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
 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曾有罰是以
 近來多有族人專爲貨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爲
 攬戶兜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
 徒充應脚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外郡族人
 挾長前來擅開倉廩妄用米斛恣行侵擾意在
 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實申 文正位
 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經官乞
 行根究徵治內有乞覓過錢物之人即合從條
 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
 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久
 玩習合行閑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犯許
 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對衆點
 算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填還足日起支
 仍控告官府乞行徵治以為掌莊侵欺者之戒
 諸房子弟即不得專擅興詞紊煩官府

一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
 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
姦盜賭博鬪
 毆陪涉及欺

騙善良之類若
 戶門不測者非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為宗族鄉
 黨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 文正位當斟酌情
 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為子弟玷辱門戶者
 之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
 給今乃有將己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却欲歸
 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莊申 文正位不
 得支行

一義宅地甚久為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為艱難

宜體 文正公之意專為聚族之地即不許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裹足錢十千今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均尅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暫請肄業餘時不得於內飲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衣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

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常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脩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唯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栢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

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栢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栢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

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弗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調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世云公諱某字希文

昔逮事

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謂以

斗米疋縑始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時年尚少未甚領畧縣歷三紀當宣和末避亂南渡紹興乙卯自嶺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宅已焚毀族人星居春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亡之餘尚二千指長幼聚拜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君下逮良字諸孫蓋十餘矣然後見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紹興己巳十月辛未曾孫直方記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劉
榘撰 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
太子左諭德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國子祭
酒曾從龍書并題蓋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
柔立石

物本天人本祖閭閻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
相毀訾相并兼如仇敵者不知本爾榘少讀文正范
公遺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

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
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
於吾得至大官若貴富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
榘歛衽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
砭也吾鄉居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即因公言以自媿
責不敢有一毫恚心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
之柔游見其處已靜而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
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
官帖問以遣女乏資共甘苦通有無不啻已子使人

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創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窶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爲居民侵據之柔與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爲屋以棲義廩餘以待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隳請之朝屬之鄉郡勤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位諫垣當具本末奏陳乞申嚴行下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如請屬槩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志有小大功業利澤亦如

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凍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畧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闈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歛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侶想其捐所載麥歸亳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左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尚得爲有天理耶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媿于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

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
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架謹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於靈芝坊今在雍
熙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
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
松 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
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

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
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
圯廢改寘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
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
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
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以遣之不服
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
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由是悉得
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墻創

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
立新倉寢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
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嘆賞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
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
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爲永久之計
介弟之柔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
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爲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師
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楊州始爲之雖
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

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
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
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
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
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
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馮藉以保其
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
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
乎嗚呼文正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日僅設預先

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
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
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
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况天下
之大思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
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
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
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
甚者反爲蠹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於有

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
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義學記

前朝奉大夫牟巖誤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

江澗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
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
養誠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盪除漢以來或

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
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
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
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尚信義宗
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
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寔與
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爲守爲帥以至大用名位日
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者宅於斯學
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

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俶
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興
學卜地於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目庀工爲
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
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爲教諭偃息之處庖
湏廩廡蔬茹之圃咸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
清溪松竹之間昉聞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
爲多提管又擢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
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

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
卹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
書來雪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嘯也何敢與
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
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
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
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
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
孳母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

立得名爲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
其年七月旦日記

刻義莊家規叙

先文正公少產北地及長還吳訪求宗族置田以贍
之號曰義莊廣其居爲義宅歲時聚族定家規以垂
後而忠宣右丞諸公漸次增脩忠宣復請於朝下所
司遵理迨宋之南也中更兵燹田存而宅廢五世孫
尚書清憲公之柔爲左司諫時與兄良噐力振復之
事具義宅記中清憲又叅定規條視前加備奏請頒

行慮至深遠矣自宋咸淳十年郡守潛公說友秦建專祠始選世孫一人充祠主奉兼司計後復定主奉專奉祀統族另立提管一人領義籍主計一人司義米出入典籍一人司劄記共理莊務規似益周以詳矣入我

國朝歲久規弛田多侵沒幸遇周文襄諸名公臨吳相繼清理置冊給守功德於我范氏至厚按冊文正原置田四千畝時僅存一千三百餘畝文襄已爲慨嘆乃忠宣於天平山自置祭田一千餘畝付功德寺

僧掌其入以備忠烈廟四時祭祀及三太師營脩理之費而文襄又於寺傍建樓房方丈百十餘楹製極宏壯惟一童年亦嘗讀書其中時田固無恙也後緣主奉匪人潛通奸僧盜賣田房一空惟忠烈廟獨存巋然比魯靈光焉歲時與祭廟中每爲泣下竊念惟一兄弟賴祖宗遺澤並列士林倘獲稍積俸資漸圖興復當與宗人長老查議前規酌以時制更爲參定援忠宣清憲故事奏而行之上以彰

國家優賢之典下以衍先世義澤之傳抱茲隱衷朝

夕于懷不敢少置尚從薄遊未遑脩舉謹校舊籍凡有關於義莊者並刻存之而敬敘次其畧如此

嘉靖歲次庚申八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十六世孫惟一謹敘

范文正公義莊家規終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卽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

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爲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撫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閱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圃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画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

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剏之跡游賞吟詠之舊莫不敬

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
 非敢微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
 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丘歷延慶杭越蘇潤
 青潁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
 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
 與屬羌画像而生祠之御策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
 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
 者安得而弃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明嚴陵後學毛一鷺彙編

慶朔堂

蜀錦海棠

郡齋

春香虛靜亭

九賢堂

五老亭

碧雲軒

寶福侯禱雨

文筆峰硯池

州學基

秋香亭

三祠堂

長沙王廟記

慶朔堂

慶朔堂公之所創也在州圃之北偏左瞰蜀錦右連流杯前古春香虛靜傍對湖光四望直見清心退思以正設廳儀門之道基平而棟隆勢巍而氣壯公之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將以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政令儀乎古諸侯藏朔焉所以題之曰慶朔而且親植花卉欄為二壇公既移潤是以作詩而紀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

公景祐三年八月二日到任五年正月十三日

移潤州

年年憶着成離恨祇託春風管勾來後之

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于石壁噫世之人常以絳之園亭為最而鄧之百花洲抑為其冠若錢塘有美烏程碧瀾瑯瑯醉翁貴池弄水率為士大夫之所矜愛者然以公之慶朔名著乎建康廣信雖愚夫稚子莫不知尚頌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澤流播于風俗間安及於此哉

蜀錦海棠

公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今堂之東南隅有海棠二樹東西各一夾植于小徑兩傍說者皆曰公之所

栽也得無詩之謂哉公去饒殆六十載度其高已丈餘而蟠結之陰復四五尋春陽之布如錦綉然元祐末太守鄒公軻惜其無臨賞休息之所遂築亭其後題曰蜀錦蓋海棠本蜀植也而花開猶錦綉推而名焉殆非愛公之流風遺澤而充擴自栽之句耶

郡齋

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頑好鬪吏狡多梗公下車與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壹以愷悌終日無事故常留題

詩見七卷中

春香虛靜亭

春香虛靜分峙慶朔之前與二花檻並列傳云乃公之所建也慶朔之舊常為宴賓之憇焉樂既作於庭而卉木環抱得二亭滄映真娛樂之趣也求公之措置豈獨政事而已哉雖應接細務必有法度而為後人之矜式良足書也

九賢堂

州之後圃有堂焉四壁間圖陸襄虞溥二內史梁文謙周魴二太守并柳莊儀同馬植常侍李復刺史與

顏魯公暨公凡九人因攷郡圖經若陸襄虞溥梁文謙周魴柳莊馬植李復俱以賢牧稱魯公止載於樂平縣乾元初被中丞唐旻誣劾降知饒而雪程小娘遭寇屠害父兄事不廁於賢牧之列何賢者難得如此耶國家自開寶迄紹聖六十有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惟公一人已矣信夫人才不世出而公之仁德惠澤非尋常侔也惜乎基隘而屋庫土墮而像泯余逼於受代不得從容而新之也因命之曰九賢復錄其始末爲記云噫建康古名郡公府之後圃有瞻儀堂繪像者近百人人率爲之讚然明其新舊年月而已猶饒之廳壁記焉安如九賢之必以德乎

五老亭

五老峰廬山之勝也饒去江殆數百里而州北芝山院危坡屹起晴霽間可以瞰焉公下車怜其可觀乃作題芝山寺詩寺僧遂作五老亭于危坡之頂饒之人寒食以芝山爲踏青所至者必曰范公五老亭也

碧雲軒

碧雲軒芝山寺海會堂後之小軒也外瞰危石中鑱

幽檻軒簷之庭栽列花木蘭蘆諸藥似有高人達士
趣嚮公守饒時有昇上人占居此軒公每到寺必適
其處愛其間寂蕭灑常爲之留題公移潤而饒人矜
公之詩有以二南名者蓋見公之辭騷雅且名重當
世足以爲後人稱想有以然也今之人纔游芝山莫
不尋徧其所以閱公之詩榜焉噫鄱陽境上如德興
之聚遠餘干之于越興薦福之澄心開福之寒林幾
二千首獨公之詩爲士大夫所膾炙而饒人惇尚之
非公之名重當世而政著於去思何以臻此耶

寶福侯禱雨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于芝山之頂曰鹿頭大
王公守饒凡民間旱卽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
地公之所徙也且州之民邵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
公一日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
禱於人於是令移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于僧寺暨
元豐庚申太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霧霈沾
足遂狀其感應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爲
寶福侯淵之奏陳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

今血食以景祐迄元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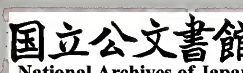
文筆峰硯池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脈連秀抑為儒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為文筆峰目其湖為硯池且曰二十年後當出狀元逮治平乙巳州人彭

尚書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之沉幾遠識良足書也

州學基

公所謂妙果浮圖為文筆峰東湖為硯池而郡學之基乃占文筆硯池之中而公指之也然其當州城之吳地周環枕湖水長堤數里林木揜映坡麓森爽學既建而生徒日盛榜榜有登第者多魏科異等信夫公之興勅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為典刑於後世者也噫饒之學自晉虞溥作教諭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爾後零散儒風挑撻由公遷指基址今



殆四千人公之德惠豈尋常之比哉惜乎公去之速未及建立而規模不甚宏齋宇不甚整迄今見者之歎惜而學者之歎念焉堂之上所以置公之祠而朝夕瞻敬者蓋不忘公之指揮也

秋香亭

賦見前集

范文正景祐間罷天章閣待制守鄱陽爲提點鑄錢魏侯作此賦公賦之就攷其景趣求其意思宛在目下公之製作信非苟成也必其成法以矜後世古人云賦體物而瀏亮者乃公之所能賦也今其舊址雖

易爲征官所居而提點之別廨於大廳之東偏傍猶以秋香名是不忘公之所愛也元祐癸酉太守鄒軻閱公之舊址而看經院之南芟剗蕪穢修平坡壠劬以廊宇以發公之所用心不幸鳩工而亡得無公之遺事在人而不衰乎

三祠堂

漢晉而降迄于聖朝守饒者無慮千餘人今之立祠祭享者止公一人而已矣信乎公之德澤惠愛遠出今古而爲民去思也且饒之所立祠班春堂天慶觀

州學講堂凡三處春秋祭賽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
皆修敬不絕若學講堂每遇上丁釋奠亦具禮祝公
之功德豈數百歲而泯耶愚以召棠歌頌比焉者蓋
適於此也

長沙王廟記

長沙王廼吳王芮也東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
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繁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
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卽今所治立長沙廟貌得非緣
於此哉且饒之爲國殆千餘年而廟不立公之守饒

始建焉然公之窮古尚德好賢樂善之心豈尋常人
也今攷諸碑而刻其傳贊以歲月列公之名銜復命
提點鑄錢魏兼篆額且使賢令嗣監簿純佑書公之
遺跡尤足矜後人也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目錄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終

